
姚永樸著

史學研究法

序

桐城姚仲實先生，著史學研究法，書成，授瑋讀之。瑋自童子試，以文不俗，受知於榮成孫佩南先生。葆田，始習聞桐城學派，既而渡東瀛，跨美洲，徧歷寰宇，羈旅英倫，島國五六年。所肄者旁行之文，所習者食貨之業，日相與羈居而講說者，皆蠹衣哲色之民，於國學反疏略。及歲事歸國，佩南先生已下世逾年矣。請益莫由，悵惘何之？不見佩南先生十有二年，而後因桐城馬君叔文，得侍先生，信乎其不偶然也！先生著書凡二百餘卷，惟此編及文學研究法二書，博綜羣言，衷以己意，爲先生集中最有心得之作。瑋今將有洮南遼源之役，行有日矣，爰付手民梓而並行之，謹誌其顛末如此。

民國紀元三年五月一日門人固始張瑋識

目次

序

史原

史義

史法

史文

史料

史評

史翼

結論

目次

史學研究法

史原

劉子元 幾知 史通論史原有六家：曰尚書家，曰春秋家，曰左傳家，曰國語家，曰史記家，曰漢書家。夫國語昔人或以之附經，是合計之史出於經者凡四也。及近人章實齋 誠學 文史通義，乃創六經皆史之說。吾弟永概曰：易主明道，實開子部之先；詩主詠歌性情，實開集部之先；若以其中偶及古事，遂以爲史所自出，則後人詩文集，亦多詳故實，豈可便以爲史。竊謂斯言較確。雖左傳載韓宣子適魯觀書，太史氏見易象魯春秋，詩序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；然此但因古者史官掌書，故言魯太史氏有易象，而詩序爲史所題耳。雖孔子云：「易之興也，其當殷之末世，周之盛德邪？」當文王與紂之事邪？孟子云：「詩亡然後春秋作。」然此但言易之作在文王囚羑里時，春秋之作在詩亡後耳，非以易詩爲史也。今溯史體於經，尚書春秋外，惟禮垂典章，論語孟子雜記聖賢言行，國語國策分地以紀事，各開一體。若鄭漁仲

通志序謂志之大原，出於爾雅；然其書以釋經而作，故漢書藝文志附之六藝略，又可牽引爲說乎？試分論於後：

何以言尚書爲史原也？昔韓昌黎論古今著作，不外纂言紀事二者。春秋主於事，尚書主於言，言爲事之所見端，則言亦事也。故二者皆可統於史。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，鄭注掌記言記行。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，右史記事，事爲春秋，言爲尚書，並其證矣。又況春秋雖記事，而左傳中所載當時名卿大夫之辭令，何莫非言？尚書雖記言，而今文二十八篇所錄，大抵皆事之大且變者。如堯典，禪也；皋陶謨，君臣交儆也；禹貢，治水也；甘誓，世及也；湯誓，牧誓，征誅也；盤庚，遷也；高宗彤日，祭也；西伯戡黎，微子，殷之亡也；洪範，遺臣傳道也；金縢，弟爲兄禱也；大誥，攝政也；康誥，酒誥，梓材，懿親出封也；召誥，洛誥，營陪都也；多士多方，諭頑民也；無逸立政，訓嗣王也；君奭，留賢也；顧命，嗣王卽位也；呂刑，贖也；文侯之命，霸也；費誓，魯之始也；秦誓，秦之盛也；合而觀之，已見其概。彼東晉晚出之二十五篇，不可類推乎？且史之體莫著於編年，紀事本末二者，春秋編年之體所出也，尚書紀事本末之體所出也。今就歷代正史論之，本紀用編年體，志則紀一事之本末者也。列傳則紀一

人之本末者也。尙書爲正史之權輿，五十八篇中，如堯典舜典，本紀也，雖未編年，然如云九載績用弗成，三載汝陟帝位，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，歲二月東巡守，五月南巡守，八月西巡守，十有一月朔巡守，五載一巡守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，三載四海遏密八音，月正元日，舜格于文祖，三載考績，舜生三十徵庸，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，蓋已按年而計之。禹貢周官顧命呂刑，志也。大禹謨，禹之列傳也。皐陶謨，皐陶之列傳也。微子，微子之列傳也。洪範，箕子之列傳也。金縢，周公之列傳也。尙書又爲各史之權輿，試以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十五類考之，正史編年紀事本末三類無論矣；他如逸周書，別史之祖也；大禹謨，皐陶謨，益稷，甘誓，胤征，湯誓，仲虺之誥，湯誥，伊訓，太甲，咸有一德，盤庚，說命，高宗彤日，西伯戡黎，秦誓，牧誓，旅獒，大誥，微子之命，康誥，酒誥，梓材，召誥，洛誥，多士，無逸，蔡仲之命，多方，立政，君陳，康王之誥，畢命，君牙，冏命，文侯之命，詔令，奏議也；五子之歌，微子，既非詔令，又非奏議，雖事關軍國，究與二典之首尾完具者不同，然則亦雜史耳，傳記耳。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孔子刪取百篇，卽史鈔之祖也；費誓，秦誓，以侯國之文，附見於末，則亦載記也；堯典，命義和一節，時令也；禹貢，地理也；周官，職官也；武成，洪範，立政，呂刑，政書也；書序，目錄之祖也；伏生，大傳，史評之祖也。

何以言禮爲史原也？蓋禮者書志之所出也，觀劉子元謂班馬著史，別裁書志，考其所記，多效禮經可見矣。蓋歷代國家政治之治亂，社會風俗之厚薄，非考其所立之大經大法，無由而知；禮之所紀，大抵皆大經大法也。今卽儀禮周禮二經言之：儀禮者諸禮之儀節也，其用之也，在於冠昏喪祭鄉相見朝聘會盟征伐諸事，今所存者僅十七篇，并後記及大小戴記，而大略固可知也。周禮者諸官之職掌也，其用之也，在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農田水利倉儲關市賦役學校職官選舉諸事，今所存者僅五官并考工記，而大略亦可知也。是二者一主法制，一主政治，而皆囊括於禮中。故政也，法也，卽禮也。古者史官職掌最重，凡朝章國故，無不使典之史官之屬宗伯，義蓋由此。史記八書冠以禮樂，其知之矣！孔子世家又云：周室微，禮樂廢，詩書缺，孔子追迹三代之禮，序書傳，上紀唐虞之際，下至秦繆，編次其事，賈公彥序周禮廢與，又引劉歆鄭康成之說，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說文云：迹，步處也，蓋前人之所已行，敍而存之，以資後人之取法，故曰迹也。後世著作如儀禮經傳通解禮書綱目讀禮通考五禮通考之屬，皆儀禮類也；唐六典唐會要五代會要東漢會要通志文獻通考之屬，皆周禮類也；若夫禮記如王制月令明堂位文王世子，其中多言及歷代職官，此可與周禮互證者，他篇或廣陳

儀節，或總論大義，又皆可與儀禮互證；曲禮中亦及官制，在學者參伍觀之耳。

何以言春秋爲史原也？蓋春秋者編年之體所出也，史家因有此書，分二大派，一爲左傳派，論本事而爲書者也；後世如荀悅、漢紀、司馬溫公、資治通鑑，皆依而用之；一爲公穀派，用意於書法者也。後世朱子集綱目，依而用之，蓋各有所主矣。至三傳釋經之語，在經學其體爲傳，在史學其體爲評。考史評之類有三：一爲論史之體例，後世如史通是也；一爲論史之書法，後世如尹起莘、綱目發明、劉友益、綱目書法、張自勳、綱目續麟是也；一爲論史之人物事蹟，後世如范祖禹、唐鑑、胡寅、讀史管見是也；其發源皆起於三傳。蓋三傳之論體例，如左氏之五十凡，二傳之言春秋編年，四時具而後爲年，與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而外夷狄之類是也。其論書法者，如左氏之書不書故書，不言不稱書曰之類，二傳之言州不若國，國不若氏，氏不若人人，不若名，名不如字，字不如子之類是也。其論人物事蹟者，如左氏所引君子曰云云，二傳論齊桓公、宋襄公之類是也。

何以言論語孟子爲史原也？夫論語孟子亦史部傳記類也，其書之所記者，不獨嘉言實並懿行而悉載之，觀二十篇與七篇中，於孔子、孟子生平學術教術，與所接之人，所游之地，所行之事，莫不詳

書焉；且旁及當時王侯卿大夫與門弟子之逸事，往往足資考證，故史記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傳，采之論語者幾過半，而十二諸侯年表序，又謂孟子摭樵春秋之文以著書。夫史之有傳記類，本合言行而並紀之，自晏子春秋魏鄭公諫錄以降，如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明儒學案，及近人所爲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宋元學案學案小識之屬，莫不皆然，而論語孟子實爲之嚆矢。吾故曰二書之於史，亦傳記類也。

何以言國語國策爲史原也？此兩書漢書藝文志以之附春秋後，四庫全書總目並入之史部雜史類之首。夫春秋三傳之分事也以年，國語國策之分事則以國，春秋三傳於史自當入之編年類，若此兩書之體，既與春秋傳殊，而以其時言之，一則自穆王以來下迄智伯之誅，一則限於戰國，以其地言之，一則第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，一則第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，故又不可謂爲別史，此所以入之雜史類也。雖然，此兩書固可謂之雜史，而既卽事而分之以國，除周事外，其餘大抵皆列侯事蹟，卽謂爲載記類之所出，詎曰非宜。蓋載記之體有二，一爲藩國之書，史記所稱爲世家者也；一爲僭亂諸國之書，阮孝緒七錄所謂僞史，隋書經籍志所謂霸史者也，四庫全書總目統

以載記括之。此兩書所載各國，大抵受封周室之諸侯，雖或僭號稱王，然當戰國時，周猶有共主之號，況春秋乎？故太史公統謂之世家。然則此兩書中諸篇，固載記中之一體；後世吳越春秋絕書，亦其類也。

史義

昔者孟子之論春秋也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，其文則史。孔子曰：其義則邱竊取之矣。太史公亦謂孔子次春秋以制義法，義爲史家之所尙，其來遠矣。顧其說至繁，未易更僕數也，約舉之蓋有六：

一曰追遠之義。追遠者禮記禮運所謂君子反本修古，不忘其初者也。夫盈天地間者爲萬物，草木植物也，有生意而無知覺；鳥獸動物也，有知覺而無禮義；惟人得天地之秀氣，而於物爲最靈，故其性亦最貴。既知追溯其身之所自出，又知追溯其世之所自來，自義農以至今茲，苟有可稽，罔不筆之簡端，以示來葉。詩序云：懷其舊俗，班孟堅問兩都賦序云：抒懷舊之蓄念，發思古之幽情，卽其義也。史之作其在茲乎！是故由追遠之義析之，又生二義：一曰敬天，此周禮太史之職，所以正歲年頒告朔也。史諸史之重年月，而於天文五行律歷諸志，皆敬列之，蓋原於此。一曰尊祖，此小史所以奠世系辨昭穆也。諸史之重譜牒，而名各國之紀載曰世家，又或爲宰相作世系表；其於列傳也，每喜載其人之先世

及子孫，或合之而爲一篇，皆原於此。夫萬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，史家兢兢於此二義，其旨深矣！大抵知敬天則歷數可明，而時令可授，知尊祖則族姓可辨，而文獻可存。昔曾子以追遠爲民德歸厚之根，史家所當知者，莫急於此矣。

二曰合羣之義。孔子曰：詩可以羣，荀子之論禮亦歸之於能使人之羣，史家蓋深有見於此，故諸類中如正史編年紀事本末等體，及地理中之一統志皆合一國之羣者也，其省府州縣志，則合一方之羣者也，家傳則合一族之羣者也。且由合羣之心推之，又可得三義：一曰愛國，此其義蓋本春秋傳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，與諱國惡諸語，而以國爲羣之所共有者也。觀春秋之稱己國爲我，其愛之之情可見矣。後世諸史，於他國之事多附載本國之末，其伐人之國書伐某，人之攻我國也則書入寇，義亦猶是。一曰保民，此其義本於周禮六典之言紀萬民擾萬民，諸萬民均萬民糾萬民生萬民，與小司徒之稽夫家之數，小司寇司民之登民數。後世諸史之志典章者，或首食貨，或首田賦戶口，或首禮樂，要無非主於正德利用厚生，而欲以政之養民者合其羣也。一曰崇聖，此其義本於春秋傳之書孔子生卒，後世諸史如史記列孔子於世家，合孔子弟子爲一傳，孟荀爲一傳，及世家言之

綴以孔子之事，皆其最著者；卽他史中所資以論斷諸事，亦無非本孔子之緒言，固不特道學儒林之列傳而已。若此者又欲以教之化民者合其羣也。要之有國乃能有民，既養必加以教，三義相維，而實根於合羣之一義。史家重之，良非無故。

三曰資治之義。太史公言書記先王之事，故長於政；莊子亦言春秋經世，先王之志；史未有無關於世者，亦未有不詳於治者，此其爲義，寧待煩言而後明耶？顧吾嘗考史之所以能資治者，蓋有二：一曰考興衰，一曰審沿革，興衰之分，由於政治之得與失，在正史則紀傳多言之，他史若司馬君實之通鑑，朱子之綱目是也；沿革之分，由於制度之善與否，在正史則志多言之，他史若杜君卿^佑之通典，鄭漁仲之通志，馬貴與^{臨端}之文獻通考是也。夫不考興衰，則漢唐宋明，何以享國綿長，南北朝五代何以歷世短促，經術氣節道學文章何以於國有益，姦相強藩宦官外戚何以於國有妨，不能悉也；不審沿革，則郡縣何以異於封建，阡陌何以異於井田，科舉何以異於賓興，召募何以異於治賦，不能知也。一按迹而得致治之原，一數典而得爲治之具，兼而求之，體用備矣。昔太史公報任安書，自言作史記百三十篇，欲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；宋神宗特錫資治二字冠通鑑之首，胡氏三省序之曰：溫公之

意，專取關國家盛衰，繫生民休戚，善可爲法，惡可爲戒者，以爲是書；而杜氏亦自言所纂通典，實采羣言，徵諸人事，將施有政，有以哉！

四曰徵實之義。說文釋史字之義曰：史，記事者也，从又持中，中正也。孔子亦曰：董狐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夫曰中，曰正，曰不隱，卽徵實之謂也。夫天下未有不徵實而能中與正與不隱者，故孔子又譏史之弊在文勝質，亦恐不實也。班孟堅謂劉向揚雄皆以太史公書爲實錄，實錄二字，蓋史家所奉以爲宗者歟？惟其所錄皆實，故善人可以勸焉，惡人可以懲焉；善者勸則不爲惡，惡者懲則化而爲善，史之有功於世，孰大於是！鄭康成之論詩有美刺也，曰論功頌德，所以將順其美；刺過譏失，所以匡救其惡，各於其黨，則爲法者彰顯，爲戒者著明。范武子之論春秋有褒貶也，曰一字之褒，榮於華袞之贈，片言之貶，辱過市朝之撻，彼皆深知史義者矣。今由徵實之義釋之，可分二類：一曰信以傳信，何謂信以傳信？夫爲史苟非有確據可憑，何可輕於載筆。昔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云：傳聞不同，善惡隨人所見，甚者附黨，憎愛不同，巧造語言，鑿空構立善惡事迹，於今何所承受取信，而可草草作傳記，令傳萬世乎？若無鬼神，可不自心慚愧，若有鬼神，將不福人。李習之百官行狀奏云：凡人之事迹非

大善大惡，則衆人無由知之，故舊例皆訪問於人，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；今之作行狀者，非其門生，卽其故吏，莫不虛加仁義禮智，妄言忠肅惠和，曾不直敘其事，故善惡混然不可明。孫可之 樵 西齋錄云：宰相升沈人於十數年間，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，是史官與宰相相分挈死生權也；爲史官者，不能忤直骨於枯墳，樹諂魄於下泉，磨毫黷札，叢閣飽帙，豈國家任史官意。王介甫 石安 答韶州張殿丞書云：今之執筆爲史者，皆一時之貴人，觀其在廷論議之時，人人得講其然否，尙或以忠爲邪，以異爲同，誅當前而不慄，諛在後而不羞，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；而況陰挾翰墨，以裁前人之善惡，疑可以貸褒，似可以附毀，往者不能訟當否，生者不得論曲直，賞罰謗譽，又不施其間，以彼其私，獨安能無愧於冥昧之間耶？此皆言所傳者不可不求其信也。太史公 博極羣書，猶云：「信於六藝，夫豈不以此哉？」一曰：「疑以傳疑。」何謂疑以傳疑？禮記 曲禮曰：「疑事無質，夫事既可疑，必妄爲論斷，其不滋世之惑也鮮矣。」古之良史，於此或聽其闕，孔子所謂「吾猶及史之闕文是也」。春秋 昭十二年，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，公羊傳云：「伯于陽者何？公子陽生也。」子曰：「我乃知之矣，在側者曰：『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』曰：『如爾所不知何？』春秋之信史也，其序則齊桓晉文，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。其詞則邱有罪焉爾！何注此夫子欲爲

後世法，不欲令人妄億措。桓十四年夏五，穀梁傳云：孔子曰，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，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，立乎定哀以指隱桓，隱桓之日遠矣，夏五傳疑也，范注承闕文之疑不書月，明皆實錄。史記三代世表云：孔子因史文次春秋，紀元年，正時月日，蓋其詳哉！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，或頗有然，多闕不可錄，故疑則傳疑，蓋其慎也。皆發明斯旨。又或多載數說以待後人論定，自春秋傳已然。如公羊桓九年傳云：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，則未知其在齊與，在曹與？又襄二年傳云：齊姜與繆姜，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，成夫人與？又昭二十年傳云：曹伯廬卒于師，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，公子負芻從與？是也。史記殷本紀敘伊尹見湯，太公世家敘太公見文王，老子韓非列傳敘老子，孟子荀卿列傳敘墨子，亦存數說。他若周本紀言蓋西伯卽位五十年，其因姜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，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，追尊古公爲太王，公季爲王季，蓋王自太王興，凡蓋字四見，張氏守節云：事必可疑，故數言蓋也。洪景盧通容齋續筆云：遷固多疑字，蓋字外，或曰若，或曰云，或曰焉，皆是。姑以封禪書郊祀志考之，如三神山蓋嘗有至者，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，未能至望見之焉，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，聞若有言萬歲者云之類，凡十餘見。此皆可以見古人之措辭不苟，其實事求是之意，洵